

自序

這本《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》蒐集筆者近幾年來有關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問題的討論，全部都在報章雜誌發表過。把「台語文學」和「台語文字」兩個本屬不同領域的文章放在一起，對台灣人來說確實感慨萬千，因為這兩個本屬不同領域的問題，所以會在台語問題上交叉，是因為台語還沒有一個大家正式承認的、完整而固定的文字，當文學家要創作文學時，找不到一個可以記錄台語的文字。

因此，台語文字問題若無法解決，則台語文學便無由成立。台語文字問題乃成立台語文學問題。

然而試問，台語既沒有完整固定的文字，是不是意味著台語沒有自己的文學傳統？或台語從未發生過文學？答案顯然是否定的。

因為如果所謂文學指的是以文字書寫的創作語言，則台灣鶴佬語源自漳泉，泉州早在四百年

以前就已有過文學，現在留傳在世的〈荔鏡記〉〈金花女〉戲文，多刊於萬曆年間，至今已四百多年了。這套文學是今日南管、潮劇的祖先，一直流傳至今。這就是閩南語的文學古典。本書輯因此蒐集了〈台灣个古典文學〉、〈南管文學之美〉、〈吳守禮教授的閩南語古典研究〉三篇文章。

鶴佬語古典文學，除了南管之外，還有歌仔冊、歌仔戲、流行歌。這些文獻都是土生土長的台語文學，其中一部份寫成文字，大部份只留存在戲子腦中，隨著傳統戲曲的沒落，戲子的凋零，而消失於人間。筆者以為當前最重要的課題是，趕快忠實地將這些東西記錄成文字，使它變成台語文學的古典。

台語文學最重要的材料當然是台語，這是無庸置疑的，台語程度不佳，當然寫不出好的台語文學，這也是無庸置疑的。所以台語作家，第一件工作，便是要潛心研究台語，用活生生的語言寫出活生生的文學，而台語最寶貴的菁華便是哲諺，台灣的哲諺用最簡潔有力的詢語，三五字便道出人生、自然的真理。本書輯一收入〈哲諺——祖先智慧的寶石〉以闡明哲諺的優美之處。此文本是《台灣哲諺典》序文，該書將於近期內由前衛出版社出版。

台語文學運動不能只停留在古典文學的研究，文學是社會人生的記錄，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文學，我們這一代創作的文學便是記錄了這個時代的社會人生，如果我們用台語來創作，便是記錄了這個時代的語言，用這個時代的人民的語言，記錄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感情，這是最適當，也是最尊貴的創作方式。本書收錄了筆者和廖咸浩教授論難的〈一篇台語文學評論的盲點

與囿限》及《雉雞初啼——序黃勁連台語歌詩集《雉雞若啼》》

台語一向沒有完整固定的文字，過去人以爲漢字才算「字」，其實拼音字何嘗不是字？台語漢字雖然不夠用，若能兼用拼音字，便沒有寫不出的語言，只可惜目前尚沒有一套拼音字可以取得大家的認同，更沒有一套通行的拼音字可以和漢字互相融合。因此目前台語可以說還沒有一套固定完整的文字。那個不完整的文字便是漢字。這套漢字不但不完整也不固定，大家往往爲了什麼詞素要用什麼文字表達而困擾，而爭論。

本書暫且撇開音標的問題，輯二所選的幾篇文章，都是討論漢字問題的。每一篇文章都面對爭論，有些文章爭論得十分厲害，只有最後《一種無漢字詞素的解決辦法》一篇，提出採用漢字增添潤號以爲表音符號的辦法，這不是好辦法，卻也不失爲一種不得已的辦法。

台語的字源問題是大家感興趣的問題，許多人研究台語就是喜歡研究這些。本書輯三提出語源考證應有的科學態度與方法，末篇《鶴佬語語源學概論》，對語源學的方法論提出個人的看法，另外《訪許成章教授談台語字源研究》，肯定了古典派學者的成就。

台灣的歷史學在日本時代已經現代化。日本時代的日本學者除了古典文獻之外，更重視考古資料、民俗學資料、語言學資料，戰後，這批日本學者回去了，一批中國學者取代了日本學者的地位，然其方法卻仍十分傳統，很少能夠利用考古資料、民俗學資料、語言學資料作歷史考證的，歷史學者除了古典文獻之外，可以不必知道傳統史學之外的學問，這是很大的退步。輯三收入《語

言學在台灣史考證上的運用——以琉球「鹿港」臺員「Tayouano」、鶴佬「貉獠」為例，希望以此拋磚引玉，引起歷史學者重視語言學。

這本書連同〈台灣語言危機〉〈台灣方言之旅〉〈台灣哲諺典〉三本在一九八八年底時就已排版完成，其後因民主聯盟縣長決定採用共同的教育音標，並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、二十四日假中研院召開「本土語言教育問題第一次學術研討會」，並組織參議委員會。筆者一直在等待這套教育音標趕快決定，並決心立即支持、採用，但事隔一年，這個會還在開，筆者等不下去了，不得已先出《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》《台灣語言危機》《台灣方言之旅》三部，至於《台灣哲諺典》仍等教育音標決定之後再出版。

今夏海內外四五十位台灣語文學者發起組織「台灣語文學會」，決定音標與常用漢字是其重要計畫之一，我們期待它早日成立，早日完成計畫，讓我們有個遵循的依據。

一九九一年六月 洪惟仁識于汐止